

传奇纪实文学

JUEJI SHENTOU

绝技神偷

东方明·著

“南国神扒”、“闪电手”、“四只手”、洋扒手、“林黛玉”、戴笠及日本人神秘交手



东方明

QIWENXILIE

奇闻系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奇纪实文学

绝技神偷

东方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明
奇闻系列

特别声明:未经著作权人书面许可,任何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本作品之行为均为侵权。

东方明奇闻系列

绝技神偷

东方明 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0,000 印数:1-8,000

ISBN7-5404-2612-8

I·1886 定价:11.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圣手章”巧窃张作霖密札案 1

接触这种文书并不是一桩好事，几时大帅需要永久保密时，就要灭口！……顾副官刚掏出信封，就马失前蹄软瘫下来——这个“信封”，已经变成了一份折迭起来的报纸！……“包打天”一度市面做得很大，曾组织地痞、流氓跟军队打过架……张作霖随即拆开信封，一看之下，一张脸顿时扭歪了，大声咆哮起来……最近江湖上冒出一个高人，扒拿别人钱物就像在自己口袋里掏取东西那样方便，与此同时，还能把另一样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同一个口袋……“圣手章”成名三十多年来，还从未有过失风落网的纪录……侦缉队长突然觉得口袋里似有异样，伸手进去一摸，闹了个目瞪口呆：竟是那封还未曾开拆的密札，信两头张作霖亲手贴的火漆也还在……

“四只手”扒窃名妓“林黛玉”案 29

沪上名妓陆金宝，艺名“林黛玉”，为“花界四金刚”



之一，许多军政要员、富商巨贾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林黛玉”脱下大衣，左手习惯性地往右手腕上一捋，突然大惊失色：“哎呀，我的玉镯不见了！”……顾老板大吃一惊：率领众巡捕来勘查现场的，竟是法租界督察长黄金荣本人！……黄金荣听说勒拿罗要为抓获的疑犯当担保人，只好点了头……关震山知道，只要“金荣爷叔”嘴巴一歪，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他这个人了；不但活人找不到，尸体也找不到了！……“林黛玉”又惊又奇：“哎！这条子他是几时放到我的口袋里的？”……名妓传出话来：“这等无名之辈，就是把一座金山堆在我的面前，姑娘也断难从命！”……

“南国神扒”柳玫瑰 60

英国海军将领的夫人刚在香港露面，一块名贵金表就不见了！……香港刑警头目卡尔逊踏上广州码头，伸手一摸口袋，“派司”已经不翼而飞！……一天之内，当着他这个大名鼎鼎的“南天神卦”的面，把他从不离身的珍爱之物取而复还，这种本事，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了！……卡尔逊翻开失而复得的“派司”，一双眼睛突然定格：他的照片已经被一张肥猪头像所替代！……柳玫瑰成功脱逃后，立刻去了香港，在热闹地段一连冲英国人作下十八桩案件！……

杜月笙香港失窃记 100

正中那张八仙桌旁坐着三个本地人打扮的汉子，以杜月笙那职业眼光判断，必是地痞无疑……杜月笙笑道：“想在我面前撒野，也真难为你们了！”……杜月笙打开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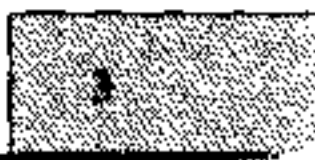
包一看，禁不住牙疼似地呻吟起来：皮包里装着的另一个小皮包已经不见了！……杜月笙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他这种行为就是“通敌”，会被蒋介石下令“密裁”也说不定！……他在上海滩是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的大亨，可是到了香港，能耐却是大打折扣，凡事都得求人……杜月笙对损失二万大洋毫不在意，反而拿出二十两黄金分赠那二位……

黄金荣擒捕洋扒手 120

伊莎贝拉步出店门时，顺手动了动挎包，突然发现拉链已经被扯开了，那件花了一万七千八百元大洋所购的玉器已经失窃！……巡捕房法国侦探长下令：必须在三天内侦破案件，追回赃物！……沪上名扒手申四爷在巡捕房头目的口袋里悄然放入一纸条，上书六个字：可疑者，洋人也！……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洋妞儿突然把手伸进怀里，竟拔出了一支手枪！……这个案件已经惊动巴黎了，连法兰西政府的重要官员都已经打电话来过问了……黄金荣听说法捕房法国督察长登门，料想必有事相求，便想给这个法国佬一点颜色看看……众巡捕破门而入，把那主儿从妓女身上赤条条地扯了下来……

伸向戴笠的贼手 171

戴笠没有料到戴维斯竟然会得如此慷慨，竟把罗斯福总统所给的签名金笔赠送给自己……戴笠突然想起那支金笔，伸手一摸，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大特务头子发怵了：试想，一个连一支钢笔都看不住的人，最高领袖还会把保卫自己的生命和党国安全的重任交给他吗？……一



个技艺高超的扒手肯“屈尊”为一只钢笔而伸手，那说明他已经穷途末路了……金以安的胆子算得上是大的了，在军统局，恐怕没有第二人敢向戴笠写这样的信函……戴笠拍着被捕扒手的肩膀：“你这门技艺是几时学的？”……



“圣手章”巧窃张作霖密札案

—

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路西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建于清朝初期，原是顺治皇帝赐于清朝第一代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王府，人称“顺承郡王府”。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共住了15个王爷。奉军大帅张作霖入关后，看中了这幢府邸，从第15代顺承郡王手中强行买得，作为其在北京的公馆，时称“大帅府”。

1927年6月1日。深夜。

大帅府的一间密室内，张作霖正倚靠在烟榻上，一边抽着大烟，一边听师爷念着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的一份信件。张作霖出身贫寒，幼时没有念过书，后来发迹后也未像当时有的军阀比如张宗昌那样附庸风雅学着识几个字，吟几句“丘八诗”，而还是甘愿做一个“睁眼瞎”，凡是带文字的事情，他都要秘书办理。



但张作霖对秘书不称“秘书”，而是按照老派的叫法称“师爷”，今天，他就是叫值班师爷袁德馨给他起草一份写给住在天津的一名一年前因与奉军实力派人物杨宇霆闹不和而愤而出走的奉军将领李明盟密札的。

袁德馨写完后，照例逐字逐句给张作霖念了一遍。张作霖倚在那里吞云吐雾，一边听一边点头，但等到袁德馨念完后却不吭声，只是眨巴着眼睛沉思，这与以往的情形截然不同，袁德馨由此意识到这封信件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凭他那丰富的官场经验，不禁有些不寒而栗，因为接触这种文书并不是一桩好事，几时大帅需要永久保密时，就要灭口！

张作霖沉思许久，终于开口了：“好吧，就照这个定样。”

“是。”袁德馨把钢笔套套上狼毫笔，“我拿去誊抄一遍。”

“不！”张作霖摆摆手，“就照这样子。袁师爷，本帅有言在先，这封信件的内容可是绝对机密的，此刻只有你知我知，以后也就只加上一个李明盟。我不会泄漏，李明盟更不会泄漏，因此若是被第四人知晓，那就是你的事！到那时，我就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袁德馨吓了个哆嗦，膝盖一软差点马失前蹄：“是！是！……敝职遵命！遵命！”

张作霖一挥手：“去吧。……派个传令兵去顾副官家，叫他马上过来见我！”

袁德馨出门后，张作霖亲自动手，把那封两张纸的信件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细细封好，又在信封两头封了火漆，其保密规格无异于军队的一份最高等级的作战

“圣手章”巧窃张作霖密札案

命令。

张作霖做完这一切时，副官顾铭铎报名而进，在大帅面前站得端端正正，好似一枚钉子。

张作霖看看顾铭铎，犹是一副睡眼惺松的样子，知道他是被从睡梦中唤醒过来的，遂笑道：“本帅一道急令打碎了你的一场好梦。是这样一回事：我这里有一封密札，你给我亲自送到天津去，面交李明盟将军。”

“是！”

“本帅之所以派你顾铭铎去，是因为你以前曾去过李将军那里，算得上是熟门熟路了。”

张作霖这半年来，一直和李明盟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时给李送钱送物，担任信使的都是眼前这位顾副官。

顾铭铎接过密札，点头：“是！敝职保证完成大帅钧命！”

张作霖说：“这封信札非常重要，必须在明天——”他看看墙上的挂钟，“不，已是1点多了，算是今天了。——必须在今天送达！”

“是！”

“这封信札非常重要，万勿丢失！记住，人在信在！如果丢失，提头来见！”

“是！”

“你今晚就不要回去了，住在大帅府，明天一早出发。”

就这样，顾铭铎当晚宿于大帅府的值班房里。也就只睡了三个多钟头，天就亮了。顾铭铎起来后，穿了一套灰色毛葛长衫，头戴一顶白色礼帽。这顾副官原本就是一尊活弥勒佛，周身上下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现在这样一打

扮，活脱一个富商。他匆匆漱洗后，连早饭也没吃，就叫大帅府汽车班派了辆汽车把他送到前门火车站。

由于张作霖的特别关照，顾铭镔对这封密札自是非常重视，他把密札放在一个黑色皮包里，皮包的拎带就抓在手里。如此上了火车，顾铭镔看看四下里，旅客不算多，座位还有空的。他不想让其他旅客待在旁边，生怕碍事，于是就独占了一个座位。不曾想到刚刚坐下，就有一个瘦高个男子过来要坐在他的旁边。

顾铭镔把手一挥：“坐那边去！”

对方穿着一套白色细帆布西装，一时难估断出他的身份，但顾铭镔发现其眉宇间透着一股横气，一看便知不是省油的灯。一开口果然如此：“放屁！老子要坐哪里就坐哪里！”

顾铭镔当着张作霖的副官，要惯了蛮横，哪里受得了这股气，当下便提高了嗓门：“你的车票呢？你是这个位置吗？”

“你小子又不是列车员，有什么资格查票？”

两人你一言他一句吵了起来，引来了好几个原本已经选定了位置的旅客作壁上观。顾铭镔知道这样下去对他不一定有好处，于是就拉开了皮包，抽出手枪，推弹上膛，枪口直指对方胸口：

“浑小子，跟你爷老子吹胡子瞪眼，你也配？”

“啊？！”对方顿时目瞪口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貌不惊人的胖子竟然还有这一手，而从那推弹上膛的熟练程度看来，绝不是一个用枪的新手。

顾铭镔用枪口叩着对方的额头，叩得很重，每叩一下，额头上就留下一个红点；每叩一下，嘴里就出一声

“圣手章”巧窃张作霖密札案

“呸”；每一声“呸”的后面，就是一句恶骂。叩了七八下后，他下令道：“给老子磕三个响头，滚得远远的！”

瘦子不敢违命，只好依言照办，然后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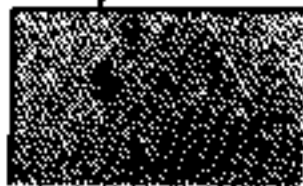
这时，火车启动了。顾铭铎收起手枪，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突然想起刚才取枪后没顾得上拉上拉链，那个信封可能已经被围观者落了眼。这封信的外面已经被他另外套上了一个普通白信封，因此看上去也许容易被别人疑为“内装钞票”，说不定就会起占有之心。为防万一，顾铭铎便重新打开皮包，把信封拿出来，放进了衣袋。

从天津到北京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顾铭铎独坐一个三人座位，把那个装着手枪的皮包放在靠车窗的一侧，双手抱在胸前，正好卡住一侧装密札的口袋，闭目养神。一路无话，火车于上午11时许抵达天津。

顾铭铎松了一口气，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站起来，和其他旅客一起下了车，步出车站。

顾铭铎这半年中已经来天津6次了，每次都是坐火车来的，因此对火车站一带颇有些熟悉了，出了车站后，随手招来一辆人力车，让去李明盟将军在文庙附近的住所。

李明盟早年曾在天津购置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住宅，当时他还在军中，其家眷也住在奉天（沈阳），他离开奉军后，举家人关，就住在天津这幢房子里。这幢房子是一座三层建筑物，前后都有花园，园内有池塘、假山。李家雇有花匠、门房、厨师和车夫，顾铭铎过去时，车夫、花匠正聚在门房那里聊天。门房是认得顾铭铎的，见之连忙迎出来。



顾铭镔问：“李将军在府上否？”

门房点头：“在！在！顾副官请进，请进。”

顾铭镔迈步往里走的时候，车夫早已拔腿往里急奔前去通报了。等到顾铭镔走到楼房那里时，五短身材、留着浓黑长须的李明盟将军已经站在台阶上迎接了。

顾铭镔恭恭敬敬地向李明盟行礼：“李将军好！”

李明盟点点头，做了个手势：“顾副官，请客厅里坐。”

顾铭镔进入客厅后，李明盟吩咐沏茶奉烟。顾铭镔喝了几口茶水润润嗓子，开腔道：“李将军，兄弟这次是奉大帅之命特地从北京赶过来的。”

李明盟看着他：“大帅有什么钧命下达？”

“大帅让我交给李将军一封信。”顾铭镔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路上一直不时隔着衣衫摸一摸在不在的那封信札。不料，刚摸出来，脸色就猝然而变，原先红润得像是已有八九分成熟的苹果的脸庞突然变得煞白，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跟着，他的身躯就不由自主地微微摇晃起来。

李明盟见之大奇：“怎么啦？顾副官，你怎么啦？”

顾铭镔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手里的“信封”落在地下，人也随之马失前蹄软瘫下来，人事不省了。

这个“信封”，已经变成了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

李明盟纵然见多识广，也不曾遇到过这类“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一看之下顿时愣住了。但他应变能力极强，随即回过神来，一声“来人”唤来下人，让把顾铭镔扶到沙发上，亲自动手掐人中、揪耳垂地救治。

两分钟后，顾铭镔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便失声哭泣起来。

李明盟说：“你莫哭，先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顾铭铎抽泣道：“这封信是我的性命，大帅说了，信在我的脑袋也在，信丢了，就提头去见他！”言毕，又是嚎啕。

李明盟闻之，脸色凝重起来，他意识到这封信札肯定极其重要，否则张作霖不可能派一个副官作为信差送信，也不可能对顾铭铎说出这番话语。他想了想，便进了书房，叫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进了张作霖的办公室，报告了此事。

张作霖闻言大惊，足足有三分钟没有说话，最后骂道：“这个杀才！……明盟，你给我马上把顾铭铎看起来，我派人去你那里处置。这封信，无论如何要找回来的！”

二

张作霖给李明盟的那封密札的内容，后来始终不为人知，但按照张作霖如此重视此信的情况判断，这显然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的私信，而是涉及到政治性机密的密札。

张作霖挂断电话后，立刻唤来值班副官，接连下达了两条命令：

1. 即刻派卫士三人去天津将顾铭铎提解来京。
2. 通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即刻晋见。

张作霖的命令随即得到执行，当下便有三名卫士前往天津提解顾铭铎；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雷恒成接到大帅府打去的电话后，匆匆赶来了。

雷恒成是前清皇室的远亲，曾经担任过九门提督衙门的总教习，还去日本留学过，学的是警务，回国后还受到

过光绪皇帝的接见。此人在1928年主持了捕杀中共领袖李大钊的罪恶行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于上海。（见拙著《惊天大案》）奉军占领北京后，因雷恒成的名气和办事能力，聘其出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张作霖对其颇为信任，因此这次点名要其主持侦查这桩要案。

雷恒成赶到大帅府后，张作霖立刻接见，说了情况，然后下令：“这件事，你只许办好，不许办砸！务必要把密札找回，把案犯给老子拿下！”

雷恒成立正：“遵命！”

“办案时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什么都成！”

“是！”

“你去吧。老子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雷恒成接受命令后，返回警察厅，先向厅长汇报了情况，然后点了手下8名得力侦探的名，9个人集中在处长办公室里开起了案情分析会。这当然是务虚性质的，因为具体情况要等顾铭铎从天津押回后，讯问过他了才可知道。此刻侦探们所知晓的情况只有一点：顾铭铎的密札给人调了包。至于在什么情况下着的道道、密札是放在哪里的等等他们一概不知不晓。

当天晚上9时，顾铭铎被张作霖的三名卫士从天津押回北京。由于密札的关系，他没有被关押到京师警察厅，而是径直押往军法处看守所。雷恒成带着手下一个侦探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双方见面就谈起了密札失窃的经过。

顾铭铎已经被这件事弄得失魂落魄，说话也不大连贯了，断断续续说了一阵，雷恒成终于弄清了他一路上的经过情况。

雷恒成返回警察厅后，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他介绍了从顾铭铎那里获得的全部情况，从侦探便开始讨论，其内容汇兑起来有以下几点——

在前门车站开车前与顾铭铎发现的那个瘦子甚为可疑，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行为，才导致顾铭铎亮出了手枪，也暴露了密札；

但是，不排除顾铭铎在取手枪时被人发现密札后盯上作案的可能性，这就与瘦子无关了；

密札多半是在列车抵达天津后，顾铭铎下车时被人窃走的；

扒手窃去了密札而又在失主的口袋里放进了与密札厚度相差无几的报纸，这个行为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两点：为蒙蔽失主，以防当场被发现后不便脱身；显露扒窃技艺，故意制造这类惊人案件以树立名头。这一手需要极高的本领，而一般说来具备这样的本领的扒手通常是不愁无法脱身的，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最大。

代替密札放在顾铭铎口袋里的是北京的一份小报《京都新闻》，只有半张，是三天前的，现在还看不出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雷恒成根据案情分析会议的讨论，决定侦查工作分以下几步同时进行：

1. 找到在火车上与顾铭铎争吵的那个瘦子；
2. 向前门车站那里的地痞头了解最近在那一带活动的扒手的情况；
3. 在北京全城打听最近是否有外来的扒手或者本地新冒出来的扒手；
4. 去《京都新闻》了解该报发行情况。

这些工作由 8 名侦探去做，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雷恒成于是就另外又调了 4 个侦探一起参与侦查。

由于这个案子的紧迫性，侦查工作于当天深夜就开始进行了。12 名侦探被雷恒成赶上了街头，让他们各显神通去完成预定的分工。

两小时后，去《京都新闻》调查情况的两名侦探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了调查结果：该报发行量 4.2 万份，全部在北京发行，都是交给报童沿街叫卖的；前门火车站是该报的销售重点，一天可销出大约 600 份。

雷恒成据此作出判断：放进顾铭锬口袋里的那份报纸（是半份）是在北京买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前门火车站购得的，但是这与目前的侦查工作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接着，负责进行第三项调查的侦探也回来了，向雷恒成汇报说没有听说过北京冒出了新的扒手，也没有听说外地有本领非凡的扒手进入北京作案。

雷恒成皱皱眉头：“又是一个空门？”

进行第一、二项调查的侦探直到次日清晨方才返回，那个瘦子的下落倒是打听到了，但和前门的地痞头谈下来却无什么收获，侦探倒是花掉了一些酒菜钱，陪那主儿喝了半宿酒。

雷恒成问：“那瘦子是什么人？”

侦探于是谈了瘦子的情况：此人姓孔，名升，是北京“必大成绸缎行”的小开，因不务正业，吃喝赌嫖样样精通，而被其父赶出家门，现在干脆和一伙地痞光棍混在一处，靠偷诈抢骗过日子。

雷恒成对孔升产生了兴趣，笑道：“你们再辛苦一趟，